



藏傳佛教金銅佛像圖典

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

王 家 鹏

文 物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56 号

封面设计：仇德虎

责任编辑：孟宪钧

藏传佛教金铜

佛像图典

王家鹏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美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18.75

1996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875-2/K · 375 定价：90.00 元

凡 例

- 一 本书收录藏传佛教系统的金铜佛像计 378 尊。
- 二 全书依佛像地域风格分为三部分：外国风格、西藏本地风格、内地风格。每部分之内按时代先后排列。
- 三 本书体例为先列图版，后附图版说明，说明著录每像名称、时代、产地、铜质、尺寸、藏所、题记。部分佛像酌作简要说明。
- 四 各像所标产地风格与时代，基本依据资料出处照录。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西藏文管会部分藏品，为笔者考订。
- 五 本书所收图片来源广泛，除国内外各博物馆藏品外，还有众多私人藏品，限于本书体例，恕不一一注明。

序 言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佛教文物，其中又以藏传佛教文物为大宗，有金铜造像、唐卡、祭法器、写经等，并且有保存完整的佛堂多处。多年来，这批珍贵的文物，一直深藏宫中，鲜为人知。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故宫的文物太多，五六十年代的整理和研究，比较集中在金石、书画、陶瓷等方面，而对佛教文物则有所忽略；二是受一定的政治气候环境影响，在极左思潮的年代，某些类文物无人敢碰，其中就有佛教文物部分；三是在故宫博物院里尚缺乏佛教文物的研究人才。

1991年5月，我曾有幸赴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参观了布达拉宫、大小招提寺、哲蚌寺、甘丹寺、白居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藏传佛教圣地，深深地为藏传佛教艺术渊远流长的历史、神秘高深的内涵、想像丰富的造型、精工纯熟的工艺技术和鲜明强烈的民族特色所感动，我很敬佩在那样艰苦自然环境里生活的艺术匠师，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创造才能，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艺术宝库。我由此联想到故宫，这座明、清两代皇宫，也有着同样内容的丰富收藏，至今仍然大部分封存在库房。为了弘扬西藏的文化艺术，赞颂藏族同胞伟大的创造精神，在一次与国务委员、当时参加庆典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李铁映同志谈话时，我即提出在故宫

博物院同时举办两个展览：一是西藏文管会收藏的西藏文物展，一是故宫皇家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展。这个提议得到了李铁映同志和西藏自治区江村罗布主席、吉布副主席的赞同。回到北京之后，我便着手这项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两个展览都如期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展》，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关佛教内容的专题展出，绝大部分文物也是首次公之于世。展览开幕后，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对于藏传佛教艺术，我是个外行。那些复杂的名称和具有特定含义的辞汇，就能把人搞糊涂；那些看起来很近似的图像，不但有着历史时间上的变化，同时也反映着地域和教派的差异，也一时难于弄明白；再加上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我感到自己只有热情而无实际能力。因此，展览的计划和图录的编写，主要是由王家鹏同志等人来完成的。

家鹏同志是1985年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先是分配在保管部宫廷历史组，负责藏传佛教文物库房和佛堂的管理。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这部分文物，因故宫缺乏这方面的专家，而没有认真地进行过科学整理。多年来的积压，只要一进库房，便是满身尘土。家鹏同志没有被这扑面而来的困难所吓住，对这些陌生的文物，开始进行摸索，不懂就问，四处求教，先后拜访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教授以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那仓·向巴昂翁（七世）活佛等。在这些先生的指教下，与库房的整理工作相结合，从识别图像起，开始了艰苦自学。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终于学有所成，先后写出了数篇有关故宫藏传佛教遗迹考据的论文，获得好评。

我院所编辑出版的《清宫藏传佛教文物》一书，主力是家鹏同志，他不但为该书撰写了专论《清代宫廷与藏传佛教文化》，而且负责全书的体例与内容的审定。应该说该书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即将出版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是在故宫藏品的基础上，汇集了国内外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图像近400幅，并对其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地域特征、时代风格等，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精到，这是他在这一领域内深入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相信将会受到社会的欢迎。

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是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研究者所碰到的第一道难关。对于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如果不能像佛教徒那样具有虔诚、执着、苦行的精神，是不可能深入钻研进去并取得成果的，家鹏同志具有这些精神素质，所以他越钻研兴趣越浓、劲头越大，不断获得新的成果。但由于所碰到的问题难度大，困难多，也难免有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这就需要专家、学者和行家来批评指正。家鹏同志一向虚心好学，相信他会接受正确意见的。

杨 新

1995年7月22日

藏传佛教金铜佛像概述

青藏高原雄奇壮美的人文地理环境,孕育了民族风格鲜明、灿烂辉煌的西藏佛教艺术。金铜佛像作为西藏佛教艺术的主要部分,以其数量巨大,历史悠久,风格多样,别具异彩而著称于世。西藏佛教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不仅是藏族艺术百花园中的奇葩,而且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以下简称“藏佛”)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其影响不仅在高原雪域,而且在内地广泛流传,对汉地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藏佛流传地域广泛,国内外都有丰富收藏。

我国佛教造像主要分为汉藏两大系统。藏佛具有多元的艺术源头,其时空跨度大,与中原汉地和中亚、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都有密切的关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信息。本文拟就藏佛的内容与题材、造像的特点、造像类型的分区与分期试作探讨。

一、造像的内容与题材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重要的一系。公元7世纪佛教从内地、印度、尼泊尔等地传入西藏。其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期。

7 世纪至 838 年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为前弘期。其后有一百多年佛教在吐蕃灭迹。自 10 世纪末，佛教经上下两路重新在西藏弘传，为后弘期开端。后弘期西藏佛教直接传承了印度帕拉王朝盛行的无上瑜伽密教，并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教派。密宗修法注重像设，藏传佛教神系庞大，造型复杂，既有源于印度佛教晚期的密宗金刚乘、时轮乘、易行乘诸神，又有西藏原始本教神。蒙古、汉地诸神祇也都加入了藏传佛教的万神殿。慈眉善目、面貌安详的显宗像，凶神恶煞、多首多臂的密宗像，妩媚动人的度母像，极美与极丑，极善与极恶，汇聚一堂，远较汉地佛教造像丰富多彩。

藏传佛教的绘画与雕塑为佛教五大明中的工巧明，藏文典籍中工巧明著作很多。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经疏部》所收《造像量度经》等“三经一疏”最有影响。

“三经一疏”，是藏族传统的佛像雕塑绘画的理论依据与造型准则。乾隆七年（1742）西番学总管工布查布将《造像量度经》译为汉文，并撰经解与续补，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造像学论著。除经论著作之外，多种藏传佛像图集，对了解佛像全貌、造型特点、神系构架、内容题材至为重要。著名者有《三百佛像集》、《五百佛像集》、《诸佛菩萨圣像赞》、《故宫宝相楼铜像》等。其中，前两种书有多种印本流传。后两种书虽早已在国外发表，但国内至今没有印本发行，故鲜为人知。下面将这两种图像作一简略介绍：

《诸佛菩萨圣像赞》

清乾隆时期章嘉若必多吉所作佛像集。绘佛像 360 尊，按千字文顺序排列自“天”字至“冬”字分为二十三部（见表

一)。每像标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佛名、汉文像赞。有汉文序一篇，书作者名号章嘉胡图克图^①。

表 一

天：10 尊	地：8 尊	元：10 尊	黄：34 尊	字：14 尊	宙：5 尊
般若祖师	秘密祖师	菩提道祖师	大秘密佛	诸样秘密佛	五方佛
洪：35 尊	荒：10 尊	日：6 尊	月：7 尊	盈：5 尊	昃：13 尊
三十五佛	十方佛	六勇佛	药师佛	诸样佛	文殊化像 菩萨
辰：20 尊	宿：16 尊	列：7 尊	张：5 尊	寒：22 尊	来：44 尊
观世音菩萨 化像	毘卢佛坛场 内菩萨	诸样菩萨	保护佛母	救度佛母	诸样佛母
暑：18 尊	往：7 尊	秋：21 尊	收：5 尊	冬：38 尊	
十八罗汉	诸样罗汉	勇保护法	财宝天王	诸样护法	

从表一可见藏传佛教神系特点。诸佛菩萨等级序列为：一．祖师、二．佛（密宗佛在前、显宗佛在后）、三．菩萨、四．佛母、五．罗汉、六．护法、七．财宝天王。祖师地位最尊。藏密修持最重师承，并须有上师灌顶开示才能修行有成。故有“事师如佛”、“佛法僧师四皈依”之说，这与藏密师徒口耳相传的秘密修持方式有关。因此在藏佛中祖师肖像是重要题材，各教派、寺院都供奉历辈祖师像、印度大成就者像，许多作品形神毕肖，是藏佛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代表性作品。

女神形像众多，是藏佛一大特点。从表一统计，各种佛母达 71 尊，几乎占总数的 1/5。藏佛中女性神的发达与汉地佛像中几乎没有女性神形成鲜明对比。

大量的凶忿像、男女双身像，都是藏佛中特有的内容题材。

究其形像来源，多可从印度密教中找到原型。

《故官宝相楼铜像》

清代宫廷崇奉藏传佛教，乾隆皇帝在紫禁城中修建了不少佛堂供奉藏佛。宝相楼是位于西路慈宁花园中的一座二层佛楼，坐东朝西面阔七间。楼上正中一间供奉宗喀巴木雕金漆像，其余六间供奉铜像 786 尊，每间有长供案供奉主神 9 尊，每尊高 31 厘米。案左右壁龛供配神 122 尊。包括了藏佛中显宗造像，密宗四部各种神像^②。主神 54 尊（见表二），六间佛堂自北向南依次为：

表 二

	一室	二室	三室	四室	五室	六室
	般若经品	无上阳体根本品	无上阴体根本品	瑜伽根本品	德行根本品	功行根本品
1	释迦牟尼佛	密迹不动金刚佛	上乐王佛	普慧毘卢佛	宏光显耀菩提佛	无量寿佛
2	文殊菩萨	密迹文殊金刚佛	白上乐王佛	金刚界佛	伏魔手持金刚佛	十一面观世音
3	金刚菩萨	宏光文殊金刚佛	持噶巴拉喜金刚佛	度生佛	善行手持金刚佛	四臂观世音
4	观世音菩萨	秘密文殊室利佛	持兵器喜金刚佛	成就佛	黑摧碎金刚佛	尊胜佛母
5	地藏王菩萨	威罗瓦金刚佛	大幻金刚佛	能胜三界佛	白马头金刚佛	白伞盖佛母
6	除诸障菩萨	六面威罗瓦金刚佛	佛陀噶巴拉佛	最上功德佛	佛眼佛母	白救度佛母
7	虚空藏菩萨	红威罗瓦金刚佛	时轮王佛	密德文殊室利佛	嘛嘛基佛母	绿救度佛母
8	弥勒菩萨	黑放金刚佛	瑜伽虚空佛	法界妙音自在佛	白衣佛母	积光佛母
9	普贤菩萨	大轮手持金刚佛	佛海观世音	九顶佛	青救度佛母	随求佛母

1. 般若经品，显宗部释迦佛与八大菩萨。2. 无上阳体根本品、密宗无上瑜伽部父续^③，以密迹（密集）金刚、威罗瓦（大威德）金刚为主。3. 无上阴体根本品，密宗无上瑜伽部母续，以上乐、喜金刚、时轮金刚为主。4. 瑜伽根本品，密宗瑜伽部，以普慧毘卢佛为主。5. 德行根本品，密宗行部，以宏光显耀菩提佛为主。6. 功行根本品，密宗事部，以无量寿佛为主。

在清代的宫廷档案中称宝相楼模式的佛楼为六品佛楼，这是一种典型的佛堂模式，紫禁城中还有慧曜楼、梵华楼两处。宝相楼铜像表现了藏佛庞大的神系构架，其重心为密宗四部像。

宝相楼铜像以其全面完整的系统，在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藏佛研究的基础材料。1926年俄国考古学家霍尔斯坦拍摄了宝相楼铜佛756尊（内有缺失），1937年哈佛大学克拉克教授将上述两种图像材料编著为《两种喇嘛教神像集》^④刊布，对国外藏传佛教图像学、雕塑、绘画、教义等诸多领域影响深远。至今仍有许多学者在做深入研究^⑤。

二、藏佛造像的特点

从藏传佛教图像学材料与佛像实物综合考察，可见藏佛的若干特点。

1. 藏佛制作目的是修习功德的宗教崇拜，匠师须严格依照《造像量度经》的规矩制作佛像。将作为崇拜对象的佛像，以雕塑与绘画的形式按规定的尺寸比例准确地制作出来，是藏传佛教艺术品制作中最重要的注意事项。如果制作错误将使善业功德损失，失去神灵佑护。依照固定程式重复制作，难免千佛一

面，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只能体现在佛像的工艺技巧上。造像的形式变化缓慢，一种样式可延续几个世纪，工艺性强，艺术性弱，看不到明显的时代风貌。

2、同是佛教造像，汉地佛像多有纪年、供养人姓名，印度、尼泊尔佛像中也有不少有纪年的佛像。藏佛则极少题记，偶有题记也多为六字真言、咒语，更罕有藏文纪年。只在元明清时期内地作品中偶见汉文年款题记。存世藏佛大都是 50 厘米以下的小型造像，尤其珍贵的早期作品多只有 20 厘米左右，究其原因还是佛像越小越便于保存流传之故。存世藏佛基本为传世品。我国西藏佛教考古调查工作尚未深入开展，借助考古材料参证佛像年代也存在不少困难，直接纪年资料的缺乏，使藏佛的分期断代比汉地佛教造像困难为多。

3、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西藏地接中亚、印巴次大陆，西藏的本教文化、印度文化、汉文化、中亚文化，都曾在这里交互影响。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古代于阗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地，也都对藏佛艺术产生过深刻影响。如果与汉地佛教艺术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汉地佛教造像艺术虽也源自印度，但传入之后，很快被吸收融合于传统的雕塑艺术之中，发展成具有汉文化特征的造像艺术，其风格相对来说比较一致。西藏直接与环喜马拉雅山各国接壤，外国工匠长期以来就在西藏制造佛像，并把技艺直接传授给藏族工匠，大量的原产印度等地的佛像也不断流入西藏。所以在西藏保存着大量的外来佛像。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多次到西藏考察。他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指出：“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前，西藏

人一直沿袭着久已传入的，与邻国关系甚密的艺术风格……西藏艺术所受的影响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留居西藏，从其它国家来的工匠们……其二，持续不断的到邻国的朝圣活动。……在西藏，至少一些最重要的庙宇，始建于十至十一世纪佛教后弘期，它们体现了倾向国外艺术的特征。这些庙宇中的一些艺术品显然归属于非藏族传统的艺术派别。西藏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艺术，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最初都是仿照外国模式或是源于他们的。他们也乐于承认他们寺庙中最珍贵的财富是由外国工匠们制作的大量作品”^⑥。杜齐的看法是符合藏佛的实际情况的，仅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藏佛统计就证实了这一点。总体考察藏佛的艺术风格，造像特征，可见藏佛中西藏本地造像与外来造像混为一体，外来造像实际已成为藏佛系统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不同地区的，外来的各种艺术风格，造像形式相互交融，使得藏佛的风格复杂纷繁面目多样。这是藏佛与汉地佛像截然不同之处。如果说汉地佛像主要区别在于时代特点的话，藏佛则主要表现为不同产地的区域风格变化。具体而言，环喜马拉雅山周围诸地区对藏佛艺术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各种外来艺术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藏佛作品上看得很清楚。

三、造像类型的分区与分期

藏佛的类型划分即分区与分期，主要依据以下各点：1. 造像风格特征，包括佛像的面相、身材、肌肉的表现；服饰特点，袈裟袍服样式、衣纹、璎珞钏环、披帛、宝冠的刻画；底座、背

光的样式变化等综合体现出的艺术风格。2. 材质的选用, 不同产地、不同时期铜像材质有别。选材与工艺技艺特点紧密联系, 如镀金、镶嵌各有习惯作法。例如尼泊尔造像多用红铜镀金并喜镶嵌宝石。永乐、宣德铜像全用黄铜镀金, 不嵌宝石。3. 文献参证, 包括有关的宗教历史文献, 佛像文字题记, 相关的考古学材料的佐证, 都是分类的重要参考。4. 图像学上的特征, 不同时期、不同产地的作品, 神佛的姿态、持物、标识等都有变化。

1. 藏文文献中铜佛分类

上述分类依据中的造型风格、材质选用, 是藏文文献中有关铜像分类的标准。藏佛所用金属材料, 主要为各种铜合金, 一般以铜色为准, 可分为红铜、黄铜、青铜三种。实际上藏佛铜质种类很多, 藏文称“利玛”。《藏汉大辞典》解释其义为“指各类响铜制品, 又特指东印度响铜佛像”。《造像量度经续补·装藏略》一节说明“从印土来钹麻(利玛)像, 不宜补添藏。(以下夹注)钹麻, 番语, 即白铜也, 或曰响铜, 西域有此铜山。”嘉措顿珠在《布达拉宫志》文中介绍宫中的利玛拉康:“此殿供奉的佛像, 皆为响铜铸造, 故命为利玛拉康(意为响铜佛殿)。其中有合金铜铸释迦牟尼像一尊。东印度响铜铸释迦牟尼像一尊。藏王松赞干布时代铜铸无量光佛像一尊。另外有东印度、中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响铜铸和合金铜铸佛像约八百尊。藏族对古响铜铸造的佛像, 视为比纯金造佛像更为贵重”^⑦。

16 世纪的西藏学者白玛噶波, 18 世纪的晋美林巴著有关于金属雕刻的各种利玛材料, 以及印度、尼泊尔、西藏、汉地、蒙

古各地造像特点的著作，从材质与风格诸方面对藏佛作了分类^⑧。当代藏族学者扎雅主要根据晋美林巴的著作在《西藏宗教艺术》一书中描述了藏文文献记载的各种利玛及利玛佛像。兹引述如下：

匝那卡西玛、花利玛、白利玛、黄利玛、红利玛、紫利玛、青铜利玛、钟铜、姜铜、桑塘玛、恰利。

依据各佛像最初制作的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五类：

一、印度利玛佛像，细分为中、东、西、南、北印度及丹群梅利玛佛像六类。

二、蒙古利玛佛像，分为：下部蒙古、上部霍尔、裕固、和田卡夏四类。

三、尼泊尔利玛佛像，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类。

四、汉地利玛佛像，分为唐代、明代两类。

五、西藏利玛佛像。据作者掌握的藏文文献可分为六种：1. 上法王佛像。2. 中法王佛像。3. 下法王佛像。4. 噶当利玛佛像。5. 来乌群巴利玛佛像。6. 白玛卡巴利玛。

此外还有几种著名佛像：7. 多觉边肯利玛佛像。8. 扎什伦布寺利玛佛像。9. 德格利玛佛像。

每类利玛与利玛佛像，扎雅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对我们了解藏文文献中铜佛的分类很有帮助。

2. 清代宫廷铜佛实物分类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藏佛，为藏佛分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这批皇家收藏的珍贵藏佛，原是西藏、蒙古等地的贡品和元明清各代的宫廷作品。佛像上拴有记录佛名、来源、进

宫时间的纸签。有的刻铭文于像龕，多写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佛像的名称产地由章嘉、阿旺班珠尔等驻京大喇嘛鉴定。如“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大利益梵铜利玛昆卢佛”，“认看”即鉴定。《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乾隆皇帝降旨说：‘汉人、蒙古诸朝以来，至今宫廷内渐次供养之佛像、佛经、佛塔等不可胜数，造像材料和各像面目无法识别，难以整理。请将这些佛像分别开来，用蒙藏两种文字标出名号。’于是，由章嘉活佛为首的包括赤钦活佛等驻京高级喇嘛及理藩院的文书誊录缮写人员，用了两个月时间，仔细察别，具详进呈，甚合帝意，嘉奖殊厚”^⑩。清宫档案记录佛像鉴定过程：

乾隆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和硕果亲王将内廷交出紫檀木龕一座，奉旨：着张家（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佛像，背后刻四样字，钦此。钦遵随派员请龕前往认看，据张家胡土克图回称，现今眼疾，不能认看等语，今应除何人认看之处，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旨：着阿家胡土克图认看，写四样字，刻字时呈览钦此。于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写得四样字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汉字着于敏中写，钦此。^⑪

章嘉若必多吉是造诣高深、学通番汉的佛教大师，精于佛像绘塑与鉴定，“他只要用手触摸一下，就能查知佛像等物品制作的好坏，区别出是印度的，还是用西藏的新旧铜料制作的”^⑫。清宫廷珍藏的这一大批藏佛来源可靠：多经章嘉等高僧鉴定，并有题记。这批藏佛品类丰富、系统完整，包括印度、尼泊尔、西藏、内地各种风格，各个时期的精品，是研究藏佛的珍贵资料，具有参照标尺意义。